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31 July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秘书长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以及联合国为支持会员国抵御这一威胁所作广泛努力的第九次报告

一. 导言

1. 安全理事会在第 2253(2015)号决议中表示决心应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1] (伊黎伊斯兰国，亦称达伊沙)及关联个人和团体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安理会在该决议第 97 段中请我就上述威胁提交一份战略层面的初次报告，其后每四个月报告最新情况。安理会第 2368(2017)号决议请我继续每六个月提交战略层面的报告，反映威胁的严重性以及联合国为支持会员国抵御这一威胁所作的广泛努力。

2. 这是我关于伊黎伊斯兰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的第九次报告。[2] 本报告由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及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3] 与反恐怖主义办公室、联合国其他实体和国际组织密切协作编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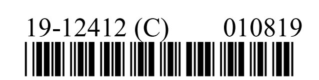
3. 报告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在领土上败退后仍渴望保持全球影响力，特别是为此利用其附属组织和受煽动袭击。报告还指出回返作战人员及其家人构成的持续关切。此外，报告重点指出持续存在的威胁和挑战，包括伊黎伊斯兰国目前停止定向袭击可能是暂时现象，以及迫切需要解决被羁押人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处理和遣返问题，其中包括在解决安全关切时必须面对人道主义、后勤、司法和人权挑战。

[1] 列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QDe.115)。

[2] 见 S/2016/92、S/2016/501、S/2016/830、S/2017/97、S/2017/467、S/2018/80、S/2018/770 和 S/2019/103。

[3]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1526(2004) 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19-12412 (C) 010819 010819





二. 威胁评估

A. 威胁概述/中东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遭受军事挫败，2019 年 3 月巴古兹失守。许多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在企图守卫所谓“哈里发国”的最后残余领土时身亡。更多的作战人员和家属在该地区失守前后逃离，加入涌进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营地和拘留设施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潮。2019 年年初，仅霍尔营地的人口就增加了七倍多，达到 70 000 多人，引起会员国的严重人道主义和安全关切。

5. 自 2017 年以来，伊拉克省级伊黎伊斯兰国秘密网络有所发展，这一状况正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重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控制区的袭击事件不断增加。包括一些高级人物在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人员也据报在持续发生敌对行动的省份避难。这些地区聚集了包括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内的大批极端主义分子，被认为构成严重的潜在威胁。[4]

6.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5] 和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中的大部分伊拉克籍领导人据报都在伊拉克境内，而其他人亦留在前“哈里发国”或邻近地区。在会晤、沟通及转移资金和用品方面的困难促使了下放权力，包括将权力下放给区域附属组织。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层继续缩编进程，以保护其重要人员和职能。伊黎伊斯兰国在领土上遭受挫败后已无法支助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而是关注其领导人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人员的生存。[6]

7. 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进行的焚烧庄稼等叛乱活动旨在阻止正常化和重建，希望当地民众最终会责怪伊拉克当局。预计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将采取类似做法。伊黎伊斯兰国仍有许多作战人员和其他支持者，并正在推行为最终死灰复燃巩固和创造条件的战略，尚无法排除在前“哈里发国”部分地区会出现这一结果。

8. 与此对照，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根基并不牢固。2018 年，沙特阿拉伯挫败了伊黎伊斯兰国的三次未遂行动，结果有 6 名恐怖主义分子和 8 名安全部队人员在据称主要由单独行动者策划的初级阴谋中死亡。在也门，基地组织与伊黎伊斯兰国之间的战斗继续使双方实力受损。鉴于伊黎伊斯兰国在当地不被接受而且面临很多敌对势力，也门的伊黎伊斯兰国被认为不可能恢复实力或吸引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9. 与此同时，伊黎伊斯兰国仍渴望保持全球影响力，巴格达迪在 2019 年 4 月下旬的视频中述及这一点，并重点提及其附属组织。分散、授权的领导方式包括责成某些根基较为牢固的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支持根基较弱或较新的附属组织。这一方式还从受煽动袭击中提取最大的宣传价值，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对斯

[4] 某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5] 列名为易卜拉欣·阿瓦德·易卜拉欣·阿里·巴德里·萨马赖(QDi.299)。

[6] 某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里兰卡复活节星期天爆炸事件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巴格达迪庆祝了这起爆炸事件，但在爆炸发生之前并不知情。除了复活节星期天爆炸事件外，伊黎伊斯兰国目前寄望的这些受煽动袭击通常缺乏技巧和资源，因此许多袭击被挫败，而成功的袭击往往影响较小。

10. 会员国预计，目前停止定向国际攻击是暂时现象。他们预计伊黎伊斯兰国将在情况允许时尽快恢复外部行动能力，无论是在核心地区还是在其附属组织地区。后者往往是本地化冲突区，吸引来自区域内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或与该地区有文化纽带的其他作战人员。对伊黎伊斯兰国而言，阿富汗仍是最有根基的国家，存在进行外部袭击计划的野心，并且可能随之建立袭击能力。尽管伊黎伊斯兰国在西非和东南亚开展了大量活动，尚不清楚这些势力的关注范围是否超出区域问题。

11. 伊黎伊斯兰国在失去领土之际，从当地居民和采掘业(尤其是石油部门)创收的能力也随之终结。与此同时，该组织尚有大量剩余财富，估计高达 3 亿美元，且无须支付控制领土和人口所需的任何资金。该组织被认为有能力利用资金支助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外的恐怖主义行为，同时还在鼓励增加其整个网络的资金自足性。尽管涌现了新的支付技术，现金运送人和未注册的货币服务企业或哈瓦经纪人仍是伊黎伊斯兰国转入和转出资金的最常用方法。这些方法也是当局最难发现和阻止的方法之一。

12. 据一个会员国称，过去在尼尼微省、迪亚拉省、安巴尔省和基尔库克省历史遗址抢掠伊拉克文物是出于经济动机。根据来自冲突区的曾任财政职位的回返者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在自然资源迪旺内设立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出售文物。在上述迪旺解散时，这个部门转至财政迪旺。据评估，只有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了解被交易文物的详情以及任何储存文物的当前地点。[7]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13. 会员国仍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构成的挑战感到关切，尽管迁移者尚未大量出现，回返者尚未成为主要的恐怖主义行为体。据若干会员国估计，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全球一级平均损耗率为 25%死亡，15%下落不明。与加入“哈里发国”的约 4 万人初始数字相比，这些百分比表明有 24 000 至 30 00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活着。[8]

14. 会员国在处理和遣返妇女、包括境内流离失所者方面有不同做法。各种做法的考虑因素包括母亲和儿童是否一起羁押，确定未成年人的亲子关系和国籍的难度以及向未成年人提供的具体法律保护。不论复杂性如何，像霍尔这样拥挤不堪的营地状况表明，这些挑战如果被忽视，不会自行消失。然而，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定程度上在伊拉克)处理被羁押人和流离失所者的后勤、司法和人权复杂性要求采取协同努力，并已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

[7] 某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8] 某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15. 成年被羁押人在短期构成的威胁以及通常受到创伤并会日益激进化的未成年人在中长期构成的威胁可能变得更为严重，对重返社会造成不良后果并带来潜在暴力风险，包括可能在今后发生恐怖主义袭击如果依然无法解决滋生伊黎伊斯兰国的根本因素，一些人可能加入基地组织或其他列名团体。一些国家的司法和惩戒系统面临挑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也可能最终为监狱内激进化创造条件并增加未来袭击的风险。

B. 区域趋势

1. 非洲

16. 在利比亚，始于 2019 年 4 月利比亚国民军攻势的首都周边战斗在南部省份、特别是塞卜哈和奥巴里造成了安全真空。这一真空被伊黎伊斯兰国利用，其成员得以对 Zillah、Fuqaha’和费赞等一些城市发动了数次袭击。此外，2019 年 4 月，民族团结政府逮捕了一名阴谋在首都发动袭击的伊黎伊斯兰国成员。尽管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人数不断减少，但仍对从东部油田到西部阿尔及利亚边界的沿海地区构成威胁。该组织据报仍然控制了掌管苏尔特时在该市收缴的一些现金储备。伊黎伊斯兰国据称还试图投资于主要沿海城市的中小企业。其他收入来源包括敲诈公民和对人口贩运网络征税。此外，据报为释放利比亚南部一家石油公司的工人支付了至少 100 万欧元赎金。[9]

17. 在摩洛哥，一些附属于伊黎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组织被瓦解。一些被捕者据报利用贩运网络和伪造的欧洲身份证件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核心冲突区的战斗中返回。在西奈，效忠巴格达迪并据报有 1 000 名成员的“耶路撒冷支持者”的行动区仅限于三镇周边地点，约占半岛面积的 3%。[10] 埃及声称，该组织是当地现象，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层没有任何行动或财政联系。

18. 关于从核心冲突区返回北非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少数作战人员经苏丹前往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据报截获了约 100 名叙利亚人，这些人企图在犯罪网络的协助下，利用伪造文件从土耳其和苏丹过境，通过南部边界进入该国。[11]

19. 与此同时，在西非，与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有关的招募和暴力活动显著增加。该区域的国家边界管理松散，各国当局没有做好应对这一威胁的准备。[12] 例如，贝宁、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交界地区的“W 区域公园”正日益被伊斯兰国大撒哈拉及其他恐怖主义组织用作基地。其中一些与基地组织结盟，但愿意与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合作，共同越界进入沿岸各国。2019 年 5 月，两名法国国民在贝宁的 Pendjari 公园被绑架。

[9] 某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10] 某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11] 某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12] 某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20. 伊斯兰国大撒哈拉主要在马里和尼日尔发动的的袭击现正由设在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西非省”发布，显示出上述两个附属组织在更广泛区域的辐射式行动协调。它们可能于 2019 年 5 月携手对 Tongo-Tongo 的尼日利亚军队发动了袭击，并渴望将尼日利亚索科托市变成联合后勤基地。[13]

21. 在乍得湖盆地，“伊斯兰国西非省”继续主要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博尔诺州和约贝州开展行动，同时还加大了对邻近的尼日尔东部迪法州国防和安全部队的压力。[14] “伊斯兰国西非省”还继续保持紧密的行动节奏，并对当地安全部队开展高度暴力和消耗活动。据信，该组织约有 4 000 名作战人员，在这方面，它现在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QDe.161)并列为最强大的伊黎伊斯兰国区域附属组织。它还在寻求吸引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迄今仅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果。

22. 在索马里，据会员国报告，青年党与伊黎伊斯兰国之间此前的脆弱宁静状况并未持续很久。在伊黎伊斯兰国小规模进入的邦特兰以及在摩加迪沙，2019 年年初爆发了冲突。索马里的伊黎伊斯兰国面临来自青年党以及来自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持续执法行动的压力。青年党随后得以占领邦特兰的一些伊黎伊斯兰国基地，并迫使伊黎伊斯兰国转入地下，甚至在摩加迪沙附近的 Ceelasha Biyaha 据点。尽管发生了上述逆转情况，伊黎伊斯兰国设法保留了一些行动基地，并且仍可对博萨索的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发动有限的暗杀行动。

23. 据会员国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丧失领土及其索马里附属组织的虚弱状况给了 Madina Tawheed Waljihad[15] 发展势头，该组织于 2017 年 11 月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成立。Madina Tawheed Waljihad 在其位于北基伍省贝尼州麦地那的基地升起伊黎伊斯兰国旗帜，并宣誓效忠巴格达迪。尽管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层尚未正式接受 Madina Tawheed Waljihad 的效忠，该组织继续尝试与其沟通，并吸引迁移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来扩充队伍。一些会员国将 Madina Tawheed Waljihad 行动人员(大多数是自我激进化的单独行动者)活动增加归因于巴格达迪 2018 年 8 月 22 日讲话指示将作战人员部署到中部非洲等多个地点。巴格达迪 2019 年 4 月的视频展示了“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及其他附属组织的旗帜，Madina Tawheed Waljihad 受到进一步鼓舞，并开始在“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旗帜下开展行动。

24. 2019 年年初，来自该区域的会员国对“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行动势头和频率增加表示了关切。据上述会员国评估，该组织虽然处于萌芽阶段，但具备发展潜力，吸引来自区域内外的迁移者并与非洲其他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建立了联系。据一个会员国报告，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层指示索马里的伊黎伊斯兰国将资

[13] 某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14] 某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15] 亦称 Madina Tawed Wal Muwahedeen。

金转移到其他区域附属组织，包括在一个实例中责成其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行动提供财政支助。

25. 一些其他会员国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伊黎伊斯兰国的声明可能出于机会主义，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伊黎伊斯兰国指挥袭击或与行动者接触的证据。这些会员国承认伊黎伊斯兰国在中部非洲的威胁正发生演变，但认为“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是乌干达民主同盟军/解放乌干达民族军运动的变形，主要专注于生存，缺乏成熟的作战能力。

2. 欧洲

2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生的成功袭击事件减少，但该区域的会员国判断风险仍然很高。尽管在线宣传强调各种袭击方法而且在线教程提供自制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方法，但据评估，伊黎伊斯兰国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仍然很低，因为制造和交付此类装置而不被当局发现颇为复杂。[16]

27. 在伊黎伊斯兰国难以向欧洲派遣行动人员的情况下，会员国对出现本土恐怖主义和相关国内驱动、受煽动袭击的可能性表示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袭击遭受挫败的比率较高，原因是潜在袭击者缺乏技巧且不够高明。

28. 监狱中的激进化仍是欧洲的一个主要问题。在监狱场所，遭受贫困、边缘化、歧视、自卑和暴力伤害的囚犯会分享激进意识形态。

29. 据该区域的会员国称，约 5 000-6 00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欧洲前往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冲突区。其中，75%加入了伊黎伊斯兰国。所报死亡人数达到 30%至 40%，而 10%至 15%仍被羁押在该区域，10%至 15%可能已迁移，30%至 40%可能已返回欧洲。其余人员下落不明。

30. 据会员国报告，大多数回返者虽对恐怖主义做法心生幻灭或对伊黎伊斯兰国统治下的生活感到失望，但仍保留了极端主义观点。因此，回返者、特别是最顽固作战人员出狱后构成的风险以及去激进化方案有时实效有限仍然令人高度关注。

31. 该区域的会员国继续强调生活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羁押或其他营地的欧洲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家属所构成的挑战。关于被遣返欧洲国民人数的数据收集工作仍是一项挑战。

3. 亚洲

32. 中亚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继续试图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阿富汗(前往阿富汗的尝试稍少)，然而规模比前几年小得多。自 2012 年以来，约有 1 500 名塔吉克斯坦作战人员和 1 500 名乌兹别克国民加入了已成立的恐怖主义组织，据信其中 45%的人活着。[17] 此外，约有 2 000 名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国民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被羁押。自 2019 年初以来，哈萨克斯坦遣返了这 2 000 人中

[16] 某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17] 某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的 524 人，几乎全部都是妇女和儿童，乌兹别克斯坦遣返了 156 人，塔吉克斯坦遣返了 84 人。

33. 用中亚本土语言进行的在线宣传煽动前往冲突区，进行筹款并在本国建立潜伏小组。新的作战人员和恐怖主义同情者在招募后被命令留在本国，该区域的会员国对这些人员表示关切。2019 年，该区域的特勤部门开展联合行动，逮捕了 26 名伊黎伊斯兰国成员，其中一些是返回者。[18]

34. 中亚国家仍对来自阿富汗北部的恐怖主义威胁感到关切，在那里，中亚团伙与跨越阿富汗-塔吉克边境从事毒品贩运的有组织犯罪网络勾结，还利用这些路线将作战人员送入中亚。这些团伙和个人表面上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结盟，但会员国担心其中一些人同情伊黎伊斯兰国，可能有一天决定加入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省，该组织目前有一支由约 200 名作战人员组成的中亚特遣队。2019 年上半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在阿富汗东部遭遇失利，引发领导层更迭，由伊黎伊斯兰国核心领导人组成的来访代表团见证了上述变动。这两个组织被认为保持了密切的指挥和控制关系。

35. 2019 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遭受了一些军事挫败，被迫减少攻击次数。该组织试图渗透到阿富汗东南部的帕克蒂亚省和洛加尔省，但最终无功而返。目前，该组织仍然集中在楠格哈尔省和库纳尔省活动，在阿富汗东部以外没有可见的有组织存在。根据一系列会员国评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目前的作战人员人数在 2 500 至 4 000 之间，其中包括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19]

36. 据会员国报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依旧有从当地矿物、木材和滑石资源开采中获利的强大能力。该组织还敲诈勒索当地居民和绑架勒索赎金。会员国普遍同意，该组织仍不参与毒品交易。

37. 南亚区域的会员国对该区域内的伊黎伊斯兰国活动动态表示关切。随着伊黎伊斯兰国继续演变为煽动和指挥恐怖主义的全球网络，它寻求在以前不活跃的地区建立行动平台。尽管伊黎伊斯兰国声称对一些袭击负责，会员国的调查显示，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层并没有指挥或协助袭击，或甚至事先并不知情。这是受伊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煽动，由当地组织煽动和领导的袭击。这些爆炸是由当地组织国家一神论组织和易卜拉欣真信会实施的，但与国外有些关联：一些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曾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并接受伊黎伊斯兰国的武器训练。

38. 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继续展示在东南亚发动袭击的能力，袭击目标为礼拜场所。妇女在策划和实施袭击中的作用是令人担忧的动态。2019 年 1 月 27 日，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阿布沙耶夫集团对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一座罗马天主教大教堂发动袭击，造成至少 20 人死亡，100 多人受伤，这是该地区单次袭击死亡人数最高的事件之一。2019 年 5 月，印度尼西亚当局挫败了神权游击队在该国选举时引爆定时炸弹的恐怖主义阴谋。马来西亚当局宣布逮捕了接受神权游击队爆炸训

[18] 某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19] 某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练并准备袭击非穆斯林礼拜场所的恐怖主义分子。会员国表示关切的是，伊黎伊斯兰国在东南亚和斯里兰卡明确以礼拜场所为袭击目标，可能反映了新的行动趋势。

三. 关于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的最新情况

A. 概览

39. 自我上次报告以来，联合国、会员国以及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继续加强、完善和促进利用各种有效工具和措施，应对伊黎伊斯兰国、其附属组织和支持者以及回返或迁移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构成的威胁。

40. 作为我 2018 年 6 月在纽约召集的第一次会员国反恐机构负责人高级别会议的后续行动，联合国通过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组织了一系列区域会议，继续激励国际合作。2019 年 5 月，塔吉克斯坦政府与联合国、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杜尚别合办了题为“开展国际和区域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及通过非法贩毒和有组织犯罪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第一次上述系列会议。2019 年 6 月在蒙古举行了一次关于“防止和打击滋生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全社会方法’”的会议。2019 年 7 月，肯尼亚总统和我在内罗毕发起了关于反恐怖主义和防止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的非洲区域高级别会议，并确认，会员国对反恐怖主义负有主要责任，但应得到更强有力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以及支持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安全理事会及大会相关决议的协调援助。共 1 497 名代表出席了在内罗毕举行的会议。

41. 2019 年 4 月，我的主管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副秘书长还主持了联合国全球反恐契约协调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批准了全球契约各工作组的优化结构及相关职权范围以及 2019-2020 年期间工作计划。委员会还指导制定了 2019-2020 年联合工作方案，将根据会员国的专题优先事项并遵照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四大支柱，通过精简的“全联合国”工作组予以实施。

B. 应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领土控制丧失

当前形势和遣返工作

42. 会员国在根据国际法义务并按照公平审判保障措施，将伊黎伊斯兰国成员、附属人员和支持者、包括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绳之以法方面继续面临多重挑战。自我的上次报告以来，数千名伊黎伊斯兰国涉嫌作战人员以及涉嫌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更多妇女和儿童在伊黎伊斯兰国丧失领土控制后被羁押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这种羁押行动引发了亟需解决的有关管辖权、证据和刑事责任的重大问题，包括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角度出发的重大问题。

43. 数以千计的民众(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仍被困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拥挤不堪的营地，面临不断恶化的局势，日益难以为继，其中一些人与联合国列名的恐怖主义组织有关联。这些人获得食物、医疗保健、公平审判和其他基本权利和服务的机会有限。

44. 2019 年 3 月，联合国系统制定了关于与联合国列名的恐怖主义组织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保护、遣返、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的关键原则。这些原则旨在提高联合国在这一领域活动的一致性以更好地协助会员国，包括为此利用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框架。我相信，这些原则也将有助于会员国根据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难民法，制定和执行政策和行动。

45. 会员国对本国国民负有主要责任，包括提供领事服务、法律文件和其他基本权利和服务以及刑事起诉。从安全等角度出发，必须避免导致无国籍状态的政策和行动。

46. 虽然一些会员国已经遣返或正在遣返国民，但其他会员国尚未就如何处理此类案件制定明确的政策。我承认，会员国在从伊黎伊斯兰国此前所控制领土遣返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本国国民方面，面临严峻的法律、操作和行动挑战。

47. 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一些欧亚国家从伊拉克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遣返了包括孤儿在内的幼童。哈萨克斯坦是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规模遣返国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的首批国家之一。2019 年 5 月，联合国反恐中注意促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报告员结束了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并在访问中指出，哈萨克斯坦在遣返前往伊黎伊斯兰国控制领土并加入该团体的该国公民的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9 年 6 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被控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的被羁押家属的命运表示关切，呼吁各国遣返其公民，并根据国际标准对被证实与伊黎伊斯兰国所犯罪行有关联的公民提出起诉。[20]

起诉

48. 会员国应在联合国相关实体的支持下，继续与受伊黎伊斯兰国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合作，将其国民绳之以法，包括为此执行 2018 年《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问题指导原则增编》。

49. 伊拉克根据其反恐法起诉了涉嫌在伊拉克境内或邻近冲突区犯下恐怖主义罪行的伊拉克和外国伊黎伊斯兰国成员。据驻伊拉克的联合国实体报告，在维护公平审判权方面持续面临挑战。2019 年 4 月，联合国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呼吁伊拉克确保以透明、公正和彻底的方式起诉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并让受害者参与法律程序。

50. 2019 年 6 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20] 明确表示，所有涉嫌犯罪的个人，无论男女，都应在正当程序的保障下受到调查和起诉。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继续监测和报告被羁押在营地的个人的待遇，以及伊拉克反恐法律的适用情况，以期协助伊拉克政府确保根据国际人权标准适用该法，并列入为伊黎伊斯兰国所犯罪行受害者提供司法救助。

[20]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724&LangID=E。

51. 我在上次报告中提出的监狱暴力激进化风险在许多会员国依然存在。这些风险包括缺乏足够的工具来评估囚犯构成的风险或评估他们的需求，以及没有充足的能力发现暴力激进化的早期迹象。在许多会员国，资源匮乏、监狱拥挤不堪以及恶劣的羁押条件和囚犯待遇与《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背道而驰，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

52. 不将审前被羁押者与审后被羁押者隔离可能会导致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蔓延。如我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中所强调，这种人员羁押状况可能使各国无力处理会促使囚犯加入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实际因素和不满情绪。

改造和重返社会

5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密切合作，继续通过关于暴力极端主义囚犯的联合项目向会员国提供援助，旨在加强监狱的安保和安全并改进风险和需求评估、改造和重返社会工作。关于加强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战略方面的认识和专门知识的培训活动包括了有效使用监外教养办法，以减少不必要的监禁和审前羁押，其中涵盖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犯罪。自我的上次报告以来，受惠国的监狱工作人员接受了监狱安保技术培训。

54. 需要进一步努力改造囚犯并使其重返社会，包括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囚犯，从而向囚犯提供暴力极端主义的替代途径以防止累犯。许多国家在努力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制定和执行全面和有针对性的恐怖主义嫌疑人及回返和迁移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战略的要求时，依然面临重大挑战。上述挑战包括关于回返者和迁移者所在地点的知识差距以及授权立法、执法能力或机构间合作方面的欠缺。在许多情况下，会员国采取的措施仅涉及所需对策的某一方面，例如制定监狱脱离接触方案，但缺乏整个政府的全面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战略框架。大量嫌疑人继续被羁押，原因是缺乏政策或法律规定，导致相关政府机构无法在合理时间框架内处理大量案件，亦不能实施特别考虑到妇女和儿童的有针对性的对策。

55. 对于表示有意制定和实施过渡时期司法办法的一些非洲会员国，有必要为采取这些办法制定连贯一致的政策，并确保遵守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国际人权标准，特别是在乍得湖盆地等经常出现往返越界行为的地区。根据《乍得湖盆地受博科圣地组织所影响地区的稳定、恢复和复原力的区域战略》，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继续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其他联合国实体合作，协助各国制定筛查、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的区域办法。上述办法确认需要相关当局在一个机构间部门根据明确标准实施的初步筛查流程的协助下作出知情决策。

56. 在移民组织的协助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的支持下，尼日尔政府在筛查约 200 名与“博科圣地”组织有关联的个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人自 2017 年以来就被关押在 Goudoumaria 营地。负责恐怖主义调查的执法单位针对每人提出了建议，包括进一步调查、起诉或分流改造。提出上述建议所用标准包括所犯

恐怖主义罪行及其严重性，以及其他因素，例如年龄和个人加入“博科圣地”时的境况。喀麦隆和乍得正在考虑建立类似的筛查制度。

57. 虽然这些努力值得欢迎，但重大挑战仍然存在，而且因考虑利用赦免或免于起诉来激励自首而进一步加剧。如果此类办法导致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有罪不罚，就违反了国际法律标准，造成受害者和社区不满，破坏遵守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乍得湖流域各国正在制定处理联合国列名的恐怖主义组织关联人员的国家办法，其依据的法律和政策应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律框架，并确保问责和受害者权利、包括获得赔偿权。

58. 会员国在制定顾及恐怖主义团体关联妇女的作用、动机和经历的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战略时，继续面临挑战。为了协助会员国就恐怖主义团体关联妇女的起诉、改造与重返社会问题制定和实施对性别敏感的方法，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出版了《反恐刑事司法对策性别问题手册》。北非和西非的几个国家开展了性别问题和妇女权利能力建设活动。在伊拉克，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正在支持政府努力加强妇女在处理恐怖主义案件的执法和司法机构中的作用。

59. 2019 年 2 月，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题为“回返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应对措施的性别问题：研究视角”的趋势报告除其他外发现：(a) 由于按性别分列的数据收集有所出入，前往伊黎伊斯兰国控制领土及从上述领土返回的妇女人数和概况仍然存在重大知识断层；[21] (b) 妇女得到的改造和重返社会支助往往较为有限，可能增加她们边缘化和重新激进化的风险。反恐执行局继续与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协作，进一步加强关于妇女由激进化演变为恐怖主义的驱动因素以及反恐战略对妇女人权影响的证据基础。

60. 还作出了努力，协助会员国防止和应对暴力侵害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所招募和剥削的儿童的行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编制了一套培训材料，其中包括《关于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招募和剥削儿童的手册：司法系统的作用》[22] 和三本相应的培训手册。

C. 国际司法合作

61. 国际合作，包括司法互助和引渡方面的国际合作，仍是解决国家司法和执法当局在恐怖主义案件中经常遇到的跨国行动挑战的关键。各国还应考虑开发和参与区域机构间司法和执法合作平台或网络，以便根据国际法及时收集和分享与恐怖主义嫌疑人有关的信息和证据。

62. 联合国正在促进这种合作。例如，在中东和北非区域，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支持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恐怖主义案件(包括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有关的案件)司法和执法合作协调人网络：中东和北非区域多机构工作队。在该工作队内，

[21] 另见阿拉伯文：www.un.org/sc/ctc/wp-content/uploads/2019/03/03282019_Trends_Report_Arabic.pdf。

[22]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justice-and-prison-reform/Child-Victims/Handbook_on_Children_Recruited_and_Exploited_by_Terrorist_and_Violent_Extremist_Groups_the_Role_of_the_Justice_System.E.pdf。

协调人共同分析在涉及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案件中遇到的行动挑战，分享应对上述挑战的良好做法，讨论正在处理的案件并交流情报。该工作队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支持下编写了一份实用指南，说明如何编制有效的合作请求并转交给工作队成员国。

数字证据

63. 联合国对会员国提出的请求作出了回应，协助及时保存和获取可采纳的数字证据，供法院审理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案件(包括涉及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案件)使用。国际检察官协会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密切合作，在“加强中央机关、检察官和调查人员在反恐和相关跨境调查中保存和获取电子证据的能力”全球倡议框架内，继续向寻求解决恐怖主义分子滥用信息和通信技术问题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的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东南亚、太平洋岛屿和拉丁美洲国家通过与私营部门接触等方式，获得了可解决主要挑战的技术援助和关于电子数据使用的良好做法。目前正在使用该项目的《跨境请求电子证据实用指南》来培训相关官员。

D. 支持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受害者并确保追究责任

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的调查工作

64. 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联合国调查组)在执行任务授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即通过收集、保存和储存可能构成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行为的证据，支持伊拉克努力追究伊黎伊斯兰国对所犯罪行的责任。核心工作人员、设施和初步证据收集做法现已到位，正在根据调查组的调查战略收集初步的文件、数字、证词和法医材料(见 S/2019/407)，该战略强调对万人坑进行法医分析和挖掘受害者遗体。2019 年 3 月和 4 月，与伊拉克政府合作在伊拉克西北部辛贾尔的科乔村进行了第一批挖掘工作。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实施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行为

65. 2019 年 4 月 23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武装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第 2467(2019)号决议。安理会在决议中重申，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可能是恐怖主义团体的战略目标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被它们当作一种策略使用，同时承认恐怖主义团体实施性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是恐怖主义受害者，所以有资格作为恐怖主义受害者获得官方支助和补偿。

66. 必须全面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幸存者的需求，包括维护据称与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联合国列名的恐怖主义团体有关联的家庭的权利，并在所有情况下改进对幸存者的服务提供和支助。所有会员国都应调查和起诉伊黎伊斯兰国行动人员犯下的性暴力和贩运人口等罪行，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等国际法、特别是关于确保公平审判的规定进行调查和起诉。任何收容身为伊黎伊斯

兰国所犯性暴力罪行受害者的难民人口的国家，也应确保地方检察机关以对受害者敏感的方式向这些人提供诉诸正式司法的机会。

67. 我极为关切目前在难民营中流离失所的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所犯性奴役和其他形式性暴力行为的受害者的处境。这些受害者以及某些情况下因性暴力行为所生子女无法重返原籍社区。会员国在继续确定伊黎伊斯兰国所绑架的失踪妇女和儿童下落的同时，还需要提供进一步援助，以便尽可能找到家庭成员并安排团聚，同时为受害者、包括性暴力和绑架行为受害者重返社会提供服务和支助。

68. 我的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和法治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继续协助伊拉克政府努力全面执行关于将伊黎伊斯兰国性暴力行为肇事者绳之以法的联合公报，并向幸存者提供补偿和救济。会员国应支持政府努力从伊黎伊斯兰国所犯性暴力行为对伊拉克社区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中恢复。会员国应确保在法律上承认因强奸而孕育的儿童是性暴力受害者，并制定特别的出生登记程序，保护他们不成为无国籍人，并为他们提供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应大力鼓励宗教领袖和传统领导人倡导减轻耻感，支持妇女及其子女重返社区。

E. 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

69. 防止伊黎伊斯兰国及其支持者筹集、转移和使用资金仍是国际社会努力应对该组织威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我的上次报告以来，安全理事会采取了各种举措，以加强会员国、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应对措施。2019 年 1 月，安全理事会关于防止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阿里亚办法”会议讨论了各国在应对措施方面的差距，以及如何进一步加强为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而建立的法律和体制框架。

70. 2019 年 3 月 28 日，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了第 2462(2019)号决议，这是安理会有史以来第一项专门致力于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决议。该决议确定新的重点是评估和了解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风险、金融情报在反恐努力中的战略作用以及公私伙伴关系及有效的国内和国际协调、合作和信息共享的重要性。安理会在决议中还敦促实施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措施的国家考虑到对公正的人道主义行为体以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方式开展的纯属人道主义的活动的可能影响。该决议将使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能够加强其对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评估，为此进行有针对性和突出重点的后续访问，并与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协商，每年发布说明差距的专题摘要，以协助联合国各实体设计量身定制的能力建设方案。

7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反恐怖主义办公室收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会员国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式区域机构的请求，要求支持它们努力评估其非营利部门是否容易被滥用于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并确保采取的措施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重要的是，这一领域的措施不能过于宽泛，以免对民间社会组织的整体业务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这得益于联合国努力帮助更好地了解一些非营利组织易被用于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以及有必要采取针对性应对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保持民间社会和非营利组织在确保采取整体办法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方面发挥的重

要作用。这包括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 2019 年 2 月在毛里求斯合办了一次专家协商，协助与会者增强对打击滥用非营利组织的国际标准的理解。根据第 2462(2019)号决议的要求，反恐办公室将扩大关于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全球能力建设方案，以纳入关于非营利部门、金融情报共享、公私伙伴关系、金融普惠、现金运送人活动和冻结恐怖分子资产等模块。

72. 联合国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继续处理国际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联问题。2019 年 2 月，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发表了一份关于贩运人口、恐怖主义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之间关联的题为“确定和探索人口贩运、恐怖主义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之间联系”的研究报告。2019 年 4 月，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第 1989(2011)号和第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以及安全理事会第 1988 (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举行了一次联合特别会议，讨论在处理恐怖主义与犯罪团体之间联系方面的区域特殊性、应对措施和经验教训。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推出了全球反恐论坛发布的“关于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之间联系的海牙良好做法”政策工具包，其中确定了这一领域亟待解决的差距和挑战。[23]

F. 国际执法合作

73. 2019 年 5 月 7 日，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启动了反恐旅行方案，根据安理会第 2178(2014)和 2396(2017)号决议的相关要求，协助会员国通过使用预报旅客资料和旅客姓名记录数据等旅行信息，提高预防、发现、调查和起诉恐怖主义犯罪和严重犯罪(包括相关旅行)的能力。该方案支持更好地利用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等现有国际数据库，并加强情报交流。方案由反恐办公室协调，并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信息和通信技术厅以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实施。交换个人数据时必须制定适当的保障措施，以确保数据的使用、保留和销毁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反恐旅行方案提供的一揽子支助包括在建设或加强国家侦查能力的法律、行动、交通运输和技术方面提供援助，其中包括采取适当的保障措施，以确保在充分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情况下收集、使用和分享这些数据。

74. 2019 年 3 月，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举行了一次公开通报会，以提高对《联合国关于在反恐中负责任地使用和分享生物识别技术的建议做法汇编》的认识和理解。在通报会上，会员国听取了生物识别技术领域的良好做法，以及应如何根据国家人权义务开发和管理生物特征识别系统。

75. 2019 年 5 月，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机场通信项目协调，在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全球边境安全管理方案框架内开展了一次培训，建设各国际机场应对恐怖主义分子、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移居者所构成威胁的能力。

[23] 可查阅 www.unicri.it/in_focus/on/Policy_Toolkit_nexus_crime_terrorism。

76. 本报告所述期间记录的袭击事件证明，伊黎伊斯兰国依然有意对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礼拜场所等软目标发动袭击。2019 年 3 月，我委托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为各国政府保护宗教场所的努力提供支持，并提出有助于确保宗教场所安全的注重行动的具体建议。与此同时，联合国各实体继续就这一专题进行接触，例如在新出现的威胁和关键基础设施保护问题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工作组之下，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国际刑警组织 2019 年 1 月和 3 月在新加坡举办了两期东南亚区域讲习班，2019 年 4 月在突尼斯举办了第三期侧重于萨赫勒、马格里布和西非的讲习班。同样，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2019 年 6 月举行了一次公开通报会，召集会员国和地方政府、城市、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讨论保护软目标方面的协作方式。通报会上还强调了必须确保所有措施都符合各国的国际人权义务和私营部门尊重人权的责任。

77. 2019 年 5 月，反恐怖主义执行局重点指出了需要加大努力，应对恐怖主义分子可能使用无人驾驶飞机系统袭击关键基础设施和软目标的风险。[24]

G. 反击恐怖主义宣传，发动社区参与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法

78. 2019 年 5 月，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各国议会联盟(议联)以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签署了一项三方谅解备忘录，以制定和执行一项联合方案，支持议会采取全社会办法开展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根据联合方案，三方召开了两次区域会议：一次在中东和北非地区，重点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问题；另一次在萨赫勒地区。

79. 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试行了一种模式，共同提供量身定制的能力建设培训，内容是利用战略沟通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培训积累了反击恐怖主义宣传方面的专门知识。2019 年 5 月，在与政府间发展组织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卓越中心合办的讲习班上，成功对这一共同交付成果进行了验收。上述讲习班还标志着反恐办公室首次与这一领域的区域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在举办针对区域会员国的讲习班之前征求区域组织的意见。反恐办公室和反恐执行局将继续合作，在反击恐怖主义宣传的全球良好做法方面提供实际能力建设。

80. 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一系列民间社会组织直接开展合作，协助它们建设能力，提供反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宣传的宣传内容。2019 年 5 月，反恐办公室与开发署合作，在约旦举办了一期讲习班，重点是建设基层民间社会组织在帮助年轻人方面的能力。2019 年 3 月，反恐办公室与菲律宾政府和开发署举办了一期面向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代表的能力建设讲习班，确保社区在菲律宾的国家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战略中有发言权，并在战略实施工作中发挥作用。

81. 2019 年 6 月，我推出了《联合国消除仇恨言论战略和行动计划》。该战略由防止灭绝种族罪行和保护责任办公室牵头，并有其他 13 个联合国机构参加，目的是加强联合国的努力，消除仇恨言论的根源和驱动因素，并促进联合国有效应

[24] 见 www.un.org/sc/ctc/wp-content/uploads/2019/05/CTED-UAS-Trends-Alert-Final_17_May_2019.pdf。

对仇恨言论对社会的影响。在开展有效反制宣传的背景下，这一点特别重要。该战略旨在支持和加强联合国在所有相关领域的努力，其中包括防止冲突和恐怖主义以及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82.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通过其“复兴摩苏尔精神”倡议，继续执行关于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教育部分，并将其纳入摩苏尔教育系统重建工作，包括为此开展教师、家庭和社区的能力建设。在萨赫勒地区，教科文组织正在九个国家实施一项关于加强萨赫勒地区青年的生活和工作能力以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多部门计划，包括开展师资培训和制作在线的“说唱新闻网站”。

四. 意见

83. 尽管伊黎伊斯兰国的领土控制崩溃，会员国必须对恐怖主义的全球威胁保持警惕，包括为此应对恐怖主义宣传，防止监狱中的激进化现象并解决造成脆弱性的其他情况。还需要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帮助被困男子、妇女和儿童、特别是冲突区的妇女和儿童实现重返社会和改造。在这方面，联合国系统随时准备协助会员国。我鼓励所有会员国遵照与联合国列名的恐怖主义团体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的保护、遣返、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的关键原则。

84. 我仍对礼拜场所等软目标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趋势深感关切，并鼓励联合国所有实体支持会员国保护宗教场所的努力，特别是为此提供一个交流良好做法的论坛。我同样对仇恨言论增多感到关切，并将继续敦促执行《联合国消除仇恨言论战略和行动计划》。我还将确保联合国系统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462(2019)号决议的要求，继续支持会员国处理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的行为，并按照安理会第 2482(2019)号决议的要求，解决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

85. 我还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将通过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与会员国和区域组织共同组织的一系列区域会议，继续支持开展多边、国际和区域反恐合作。这些会议上的讨论已被证明富有成效，在这方面，我继续鼓励就具体会议成果采取后续行动，为 2020 年 6 月反恐周、包括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纪念活动中将举行的首届全球恐怖主义受害者问题大会作出贡献。